

# 从巴勒斯坦的希沙姆宫殿看倭马亚时代的文明交往

郑敏 黄民兴\*

**内容提要** 希沙姆宫殿原为倭马亚王朝的一处沙漠宫殿，是波斯文明、罗马-拜占庭文明、科普特文明和正在形成中的伊斯兰文明等长期交往的产物。遗址中的雕塑、灰泥装饰和马赛克地板图案在设计细节和装饰风格等方面表现出诸文明的艺术元素。这些艺术元素被伊斯兰文明吸收、演化，成为后世阿拉伯艺术和伊斯兰艺术的源头之一。同时，繁简分明的室内设计和装饰则反映了统治者们渐趋强化的王权观念和等级意识。在总体上，希沙姆宫殿体现了倭马亚时代伊斯兰文明与周边各文明多层次、持续性的交往特征，对各文明成果的吸收由具象事物至内在观念的变化特点，由无意识接触、移植到自发吸收与再创造的文明交往过程。

**关键词** 希沙姆宫 马夫扎尔遗址 倭马亚王朝 文明交往

20世纪30年代发掘的希沙姆宫殿遗迹（المفجر خربة، هشام قصر，Hisham Palace 或 Khirbat Al-Mafjar）是在巴勒斯坦杰里科（Jericho）发现的最重要的倭马亚时代遗址<sup>①</sup>。巴勒斯坦考古学家德米特里·C. 巴拉姆基（Demetri C. Baramki）发现了一块刻有阿拉伯语“安拉的仆人希沙姆”的陶片，以此作为哈里发希沙姆·伊本·阿卜杜·马利克（Hisham Ibn Abd al-Malik，724 ~

---

\* 郑敏，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黄民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① 倭马亚时代的沙漠宫殿样式相似，主体建筑一般有两层，第一层是侍从房间，第二层则是哈里发及其家人的住处，房屋的顶层用作文人聚会或其他娱乐。建筑的周围则是连片的帐篷，居住其中的有王子、工匠、士兵、诗人和贝都因部落的首领等。雅兹德二世修建的穆瓦卡尔宫（al-Muwaqqar）宫殿周围就有这样的布置。Robert Hillenbrand, "La Dolce Vita in Early Islamic Syria: The Evidence of Later Umayyad Palaces," *Art History*, Vol. 5, No. 1, 1982, pp. 1 - 35.

743) 建造宫殿的依据, 遂将遗址命名为希沙姆宫殿。<sup>①</sup> 该遗址由三大部分构成: 用于哈里发及亲属起居的居住区<sup>②</sup>, 处理行政公务的接待大厅<sup>③</sup>和提供物质保障的北部田产<sup>④</sup>。同时, 遗址中发现了大面积灰泥装饰<sup>⑤</sup>、彩色壁画残片<sup>⑥</sup>、人物和动物塑像<sup>⑦</sup>, 以及保存完整的马赛克图案<sup>⑧</sup>。

由于缺乏文字材料考证, 目前希沙姆宫殿的研究集中在考古学领域。<sup>⑨</sup> 第一, 田野考古的研究成果占据绝对比重, 是相关研究的基础材料。迪米特里·巴拉姆基、唐纳德·惠特科姆和哈姆丹·塔哈是三位主持遗址发掘工作的考古学者, 并发表了大量文章。唐纳德·惠特科姆的论文《迪米特里·巴拉姆基: 发现希沙姆宫殿》<sup>⑩</sup> 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和代表性, 它主要记述了巴勒斯坦考古学者迪米特里·巴拉姆基在 20 世纪 30 ~ 70 年代对希沙姆宫殿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与遗址出土的典型文物。唐纳德·惠特科姆和哈姆丹·塔哈的论文《马夫扎尔遗址及其在巴勒斯坦考古遗产中的地位》<sup>⑪</sup> 是研究希沙姆宫殿的重要材料, 该论文依照时间顺序梳理了自 20 世纪初至 2013

- 
- ① Donald Whitcomb, "Dimitri Baramki: Discovering Qasr Hisham," *Jerusalem Quarterly*, No. 55, 2013, pp. 78 - 82. 考古学家罗伯特·汉密尔顿 (Robert Hamilton) 则认为, 希沙姆宫殿的建造者应是哈里发瓦立德·伊本·雅兹德 (Walid Ibn Yazd). R. W. Hamilton, "Carved Plaster in Umayyad Architecture," *Iraq*, Vol. 15, No. 1, 1953, p. 44.
- ② Donald Whitcomb, "Dimitri Baramki: Discovering Qasr Hisham," *Jerusalem Quarterly*, No. 55, 2013, p. 78.
- ③ Hamdan Taha, Donald Whitcomb, *The Mosaics of Khirbet el-Mafjar: Hisham's Palace*, Ramallah: Palestinian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and Culture Heritage, 2014, p. 4.
- ④ Donald Whitcomb, Hamdan Taha, "Khirbet al-Mafjar and Its Place in th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of Palestine," *Journal of Eastern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and Heritage Studies*, Vol. 1, No. 1, 2013, p. 60.
- ⑤ Hamdan Taha, Donald Whitcomb, *The Mosaics of Khirbet el-Mafjar: Hisham's Palace*, Ramallah: Palestinian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and Culture Heritage, 2014, p. 15.
- ⑥ Hamdan Taha, Donald Whitcomb, *The Mosaics of Khirbet el-Mafjar: Hisham's Palace*, Ramallah: Palestinian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and Culture Heritage, 2014, p. 17.
- ⑦ Rina Talgam, *The Stylistic Origins of Umayyad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p. 55.
- ⑧ Hamdan Taha, Donald Whitcomb, *The Mosaics of Khirbet el-Mafjar: Hisham's Palace*, Ramallah: Palestinian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and Culture Heritage, 2014.
- ⑨ 希沙姆宫殿在 8 世纪遭到破坏, 于 12 世纪被完全弃置, 直至 20 世纪的考古发掘才重见天日。
- ⑩ Donald Whitcomb, "Dimitri Baramki: Discovering Qasr Hisham," *Jerusalem Quarterly*, No. 55, 2013.
- ⑪ Donald Whitcomb, Hamdan Taha, "Khirbet al-Mafjar and Its Place in th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of Palestine," *Journal of Eastern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and Heritage Studies*, Vol. 1, No. 1, 2013.

年的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活动。作者最大的贡献在于,初步认定遗址北部田产是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为宫殿的正常运转提供物质保障。

第二,希沙姆宫殿的建筑和室内装饰华丽且保存完整,吸引了诸多学者从美术考古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哈姆丹·塔哈和唐纳德·惠特科姆合著的《希沙姆宫殿的马赛克》<sup>①</sup>是一本图册集,主要搜集了希沙姆宫殿的马赛克图片以及部分雕塑和发掘现场的珍贵照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瑞娜·塔格姆撰写的《倭马亚雕塑和建筑装饰风格的起源》<sup>②</sup>是一部对遗址中的建筑、灰泥装饰和雕像作系统研究的著作。通过对比研究,作者认为倭马亚时期的雕塑和建筑装饰风格主要承袭自三个不同类型的成熟艺术(科普特艺术,罗马-拜占庭艺术和波斯艺术),并且在发展中因地制宜地将不同元素糅合于一处,成为阿拉伯-伊斯兰艺术的源头。汉娜·塔拉甘的论文《马夫扎尔遗址中阿特拉斯像转换对“支撑”人像的解释》<sup>③</sup>则着眼于柱头的四尊支撑人像。通过与杰拉什、粟特、敦煌、印度和波斯波利斯出土的支撑人像类比,塔拉甘认为希沙姆宫殿的四尊支撑人像不是舞者,而是阿特拉斯像的一种变形。

第三,得益于日臻成熟的科技考古技术,学者利用现代技术对建筑和出土文物展开更为细致地分析研究。川崎优香和中村尤佳等人的会议论文《希沙姆宫殿内的热浴室:基于重构模型和室内空间模拟的研究》<sup>④</sup>以田野考古成果和出土的建筑构件为依据,利用建筑工程中的计算机模拟技术,对希沙姆宫殿的接待大厅进行三维图像重构,以更为立体、直观的方式展现了接待大厅的整体外观和室内的拱顶及穹顶结构。莎拉·费奥伦蒂诺、塔尼亚·金尼等人的论文《拜占庭-伊斯兰变革的影响:马夫扎尔遗址的倭马亚玻璃镶嵌块和玻璃器皿》通过对遗址出土的23块玻璃残片进行化学成分

① Hamdan Taha, Donald Whitcomb, *The Mosaics of Khirbet el-Mafjar: Hisham's Palace*, Ramallah: Palestinian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and Culture Heritage, 2014.

② Rina Talgam, *The Stylistic Origins of Umayyad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③ Hana Taragan, "Atlas Transformed-Interpreting the 'Supporting' Figures in the Umayyad Palace at Khirbat al Mafjar," *East and West*, Vol. 53, No. 1, 2003.

④ Yuka Kawasaki, Yuuka Nakamura, Aya Yamaguchi, Shigeyouki Okazaki, "Study of the Thermal Bath within Hisham's Palace by Utilizing a Reconstructed Model and a Simulation of the Internal Space," *Archi - Cultural Interactions through the Silk Road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Nishinomiya: Mukogawa Women's University, 2016.

分析，认为希沙姆宫殿的玻璃器皿与埃及有不可忽视的关系——用于拼接马赛克的玻璃块应是从埃及输入的。<sup>①</sup>

综上所述，现阶段国外学者对希沙姆宫殿研究集中于考古学领域，尚未有国内学者关注到此处宫殿遗址。本文将希沙姆宫殿置于公元7~8世纪的历史背景中，基于已有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探讨倭马亚时代的文明交往。在建筑风格、图案设计和技术工艺等方面，希沙姆宫殿遗址体现了罗马-拜占庭文明、波斯文明、科普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交融。宫殿的赞助者和工匠们主动吸收各种文明元素，并将其内化为阿拉伯文明的结构成分，完成了艺术的再创造。与此同时，多样、复杂的建筑设计与艺术表现形式，体现了阿拉伯统治者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奢靡的生活作风以及日渐巩固的王权观念和唯吾独尊心态。

## 一 文明交往与希沙姆宫殿的兴衰

在倭马亚王朝，形成中的伊斯兰文明对其他文明元素的吸收建立在长期接触、互动的基础之上。前伊斯兰时代，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拜占庭文明和波斯文明等纷纷在中东留下印记，此时的阿拉伯人虽未崭露头角，但在对外交往中显现出开放性特征。在先知时代和四大哈里发时代，随着军事征服和向外移民，阿拉伯人的对外交往更加直接、主动和频繁。进入倭马亚王朝之后，相对稳定的环境和统治者的包容政策，使这一时期的文明交往全面且深入。

首先，在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半岛西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的阿拉伯人已经接触到罗马-拜占庭文明和波斯文明。公元前3世纪亚述帝国没落后，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游牧部落陆续迁居其领土，并逐渐转向定居生活。拜占庭帝国对加萨尼王国<sup>②</sup>实行羁縻统治，<sup>③</sup>将其作为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

① Sara Fiorentino, Tania Chinni, Enrico Cirelli, Rossella Arletti, Sonia Conte, Mariangela Vandini, "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the Byzantine-Islamic Transition: Umayyad Glass Tesserae and Vessels from the Qasr of Khirbet al-Mafjar,"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Vol. 10, No. 1, 2018.

② 加萨尼王国 (Ghassanid) 是公元3~7世纪的一个阿拉伯小国，紧邻拜占庭帝国。

③ [埃]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纳忠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19页。

半岛游牧部落之间的缓冲地。阿拉伯半岛的东北部曾一度处于萨珊帝国的统治之下——巴林曾是萨珊帝国的一个行省，而莱赫米王国<sup>①</sup>也是萨珊帝国的附属国。与此同时，占据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希木叶尔国<sup>②</sup>接受基督教和犹太教，<sup>③</sup>于公元525年被拜占庭帝国支持的阿克苏姆王国打败，不久被萨珊帝国征服。此时，因阿拉伯人尚未正式登上世界文明舞台，向外迁徙的阿拉伯部落和往来商队成为阿拉伯人与周边文明接触的中介。波斯文明和罗马-拜占庭文明在阿拉伯人的集体记忆中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象，并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风向标。

其次，在早期伊斯兰时代，随着倭马亚王朝的扩张和阿拉伯定居人口数量的增长，阿拉伯人能直接接触到不同文明的成果。早期的阿拉伯征服活动并没有对当地文化造成毁灭性破坏，因此，城市尤其是和平投降的城市中保留了大量罗马-拜占庭文明、波斯文明的文化遗存。征服者们甚至直接将这些宫殿、城堡占为己有。<sup>④</sup>在阿拉伯人自主修建宫殿和清真寺的初期，拜占庭的教堂、萨珊的宫殿等不仅为伊斯兰建筑提供了设计参考，而且部分建筑构件被直接挪用到清真寺等建筑中。<sup>⑤</sup>例如，耶路撒冷岩顶清真寺的柱头大多直接取自基督教堂。由于这些柱头取自不同时代的建筑，虽多数同为柯林斯式，但在细节之处有明显差异，甚至尺寸都不尽相同。<sup>⑥</sup>树木年轮的相关研究证实，阿克萨清真寺的木墙面板也来自不同年代的建筑。<sup>⑦</sup>可见，这一阶段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还处在形成的初期，因而大量移植、借鉴了周边文明成果，尚未将其内化。

最后，倭马亚王朝中期，西亚、北非地区文明交往进一步加深，将不

① 莱赫米王国(Lakhmid)是公元4~7世纪的一个阿拉伯小国，都城为希拉(al-Hirah)。

② 希木叶尔国(Himyarite)，公元前110年~公元520年。

③ [埃]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纳忠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16~17页。

④ Abū Ja'far Muḥammad ibn Jarīr al-Ṭabarī, *The History of al-Ṭabarī*, Vol. 14, translated by G. Rex Smith,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p. 1.

⑤ 对于某些建筑构件的挪用，不仅是出于审美需求，而且是出于工期和建筑成本考量。

⑥ 有学者认为其中的一个柱头可能取自公元2世纪的一座教堂。Rina Talgam, *The Stylistic Origins of Umayyad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p. 32.

⑦ Rina Talgam, *The Stylistic Origins of Umayyad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p. 37.

同的艺术、宗教、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等方面囊括其中。哈里发曾经征召埃及的工匠完成各种劳役。埃及出土的纸草证实科普特工匠曾经参与修建大马士革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并修复在战争中被破坏的耶路撒冷教堂。<sup>①</sup> 倭马亚王朝也与拜占庭帝国有联系。公元707年，哈里发瓦利德一世重修麦地那先知清真寺（The Mosque of the Messenger of the God）时，曾致函拜占庭皇帝，随后收到了十万金币（mithqal）、四十货车马赛克材料以及一百名拜占庭工匠。<sup>②</sup> 人员往来是文明交往的重要渠道，通过对希沙姆宫殿中装饰风格和技艺的分析，学者认为至少有三组工匠分工完成了各区域的修建任务。<sup>③</sup> 紧张的工期和日常的频繁接触，使得来自不同地域、沿袭不同艺术风格的工匠有了更为深入的交流。希沙姆宫殿中的不同风格的装饰各有侧重，且有明显的融合趋势。

因此，统治者们受到周边文明的影响，对雄伟的拜占庭皇家建筑和华丽的基督教建筑赞叹不已，遂以此为蓝本修建宫殿和清真寺，将之作为安拉及其代理人崇高地位的象征。<sup>④</sup> 与此同时，阿拉伯人接受了安逸、富庶的城市生活，但心怀对沙漠游牧生活的依恋，并苦于城市的道德约束和疫病威胁<sup>⑤</sup>，沙漠宫殿<sup>⑥</sup>便应运而生。

希沙姆宫殿处于杰里科绿洲与沙漠的交界处，选址于此有如下几个原

- ① Rina Talgam, *The Stylistic Origins of Umayyad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p. 98.
- ② 这些工匠曾参与大马士革和麦地那的修建工程。Abū Ja'far Muḥammad ibn Jarīr al-Tabarī, *The History of al-Tabarī*, Vol. 23, translated by Martin Hind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p. 142.
- ③ 第一组的风格自然灵动，雕刻较深，凹凸的浮雕产生三维效果。第二组则风格古板单调，图案整齐有序，留有一定空白，线条浅，图案的平面感较强。第三组的风格介于前二者之间，图案的动态与延伸性较第一组更甚，而且使用了模具，花纹更加细致，空白较少，但立体效果稍逊。Rina Talgam, *The Stylistic Origins of Umayyad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pp. 5-6.
- ④ Rina Talgam, *The Stylistic Origins of Umayyad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p. 114. 此外，沙漠宫殿也具有加强哈里发与阿拉伯游牧部落的政治、军事联系的功能。学者认为同时代的海耶尔行宫（Qasr al-Hayr）和穆沙塔（Mshatta）遗址也是出于此目的建造的。
- ⑤ 主要是城市中流行的疫病。公元639年叙利亚曾暴发鼠疫。Abū Ja'far Muḥammad ibn Jarīr al-Tabarī, *The History of al-Tabarī*, Vol. 13, translated by Gautier H. A. Juynbol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pp. 96-97.
- ⑥ 因行宫选址多远离城市，地处沙漠腹地或边缘，故名沙漠宫殿（Deserted Palace）。

因。首先,杰里科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城市,处于约旦谷底,三面有荒山秃岭环绕,一面开阔面向死海,冬季温暖少雨,是理想的越冬之地。其次,当地物产丰富,包括小麦和大麦等粮食作物,以及各类经济作物,如芝麻、烟叶、椰枣、橄榄、葡萄和各种柑橘类水果等。再次,杰里科因地势低洼,地下蓄水层蕴藏了丰富的水源,且水质优良。希沙姆宫殿与艾因·阿尔杜克泉(Ayn al-Dyuk)和艾因·努艾美特泉(Ayn Nu'aymat)有水道相连,在为宫殿提供生活用水的同时,还可以向宫殿的北部田产提供灌溉用水。最后,杰里科拥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以杰里科为中心,南北向有大马士革—太巴列—杰里科—耶路撒冷交通线,这条道路在倭马亚王朝定都大马士革之后,尤其在哈里发马立克一世(Abd al-Malik, 658~705)统治期间,曾被数次拓宽。<sup>①</sup>杰里科向西沟通犹地亚沙漠(Judean Desert)、耶路撒冷和地中海,向东与约旦相连,直通安曼,是一处重要的中转站。<sup>②</sup>因此,希沙姆宫殿既可以供统治者游猎、避寒时临时安榻,又可以用宫殿形式迎合了他们舒适安逸、奢侈张扬的皇家生活。

希沙姆宫殿以类似帐篷圆顶的拜占庭穹顶结构、形似椰枣林的哥特式尖塔,以及科普特、罗马—拜占庭和波斯文明的装饰艺术为特征,是各文明融合的产物。然而,曾经象征哈里发权威的希沙姆宫殿最终湮没在历史的潮流中,甚至未在众多古籍中留下只言片语,直至 20 世纪初期才重现于世,给后人留下惊叹与种种猜测,其中争论最多的是希沙姆宫殿被弃置的原因。

在研究的初期,根据在遗址中发现的地面切形变和左旋走向的滑动断层,<sup>③</sup>并结合巴勒斯坦地区地震频繁的特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希沙姆王宫毁于公元 746 年的地震。但是一系列的后续发掘和研究证实,希沙姆王宫并不位于地震的高烈度区,并且在遗址中发现有人类持续活动的考古佐证。如巴拉姆基通过对出土陶器的鉴定,认为希沙姆宫殿在公元 9~10 世纪仍然有人类活动。2011 年,约旦考古学家阿维尼·达扎尼(Awni Dajani)主持第

① Hana Taragan, "Atlas Transformed-Interpreting the 'Supporting' Figures in the Umayyad Palace at Khirbat al Mafjar," *East and West*, Vol. 53, No. 1, 2003, p. 22.

② 彭龄、章谊:《芳香之地——杰里科》,《阿拉伯世界》2002 年第 3 期。

③ Laakov Karcz, Uri Kafri, "Studies in Archeoseismicity of Israel: Hisham's Palace, Jericho," *Israel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s*, Vol. 30, No. 1, 1981, pp. 13-14.

三次考古发掘，并在希沙姆宫殿的北区清理出一处公元9~10世纪的建筑遗址，出土了灯具、玻璃瓶、储物罐、珠子、纽扣、碳化的芝麻等，<sup>①</sup>以及12世纪的钱币和陶片。<sup>②</sup>葡萄榨汁间东南角有一处阿拔斯时期的建筑，其东面的铺地石移取自宫殿北门的铺地石。<sup>③</sup>据此推测，在阿巴斯王朝时期，北区仍有居民生活，而建房的平民可以搬取宫殿建筑的石料为己所用，<sup>④</sup>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宫殿的监管、护卫已然松弛——此处已不再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同时，以色列学者拉科夫·卡尔兹（Laakov Karcz）和乌里·卡夫尔（Uri Kafri）通过对遗址中结构毁损的几何形状与分布研究，认为希沙姆王宫并处于地震的高烈度区。遗址中的走廊和庭院等处没有出现沿着墙点旋转或缩短的典型地震破坏痕迹，尤其是浴室大厅和迪万室的马赛克依然保存完整，只有部分区域受到坠落石块的破坏。<sup>⑤</sup>

因此，希沙姆宫殿见弃于人的主要原因不是地震，而与倭马亚王朝灭亡后的政局有直接关系。倭马亚王朝存在不足百年，于公元750年被阿拔斯王朝取而代之。初期，新王朝的哈里发放弃大马士革，以库法为都城。后又因教派纷争和权力斗争迁都至哈西米叶城。<sup>⑥</sup>公元762年，哈里发曼苏尔（al-Mansur）在今伊拉克的巴格达建立新的都城——“和平之城”。自此，阿拉伯帝国的权力重心从大马士革转至巴格达，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政治地位大大降低，杰里科也丧失了作为冬季行宫的吸引力。况且，杰里科虽历史悠久、水源丰富，但夏季漫长且十分炎热，常住人口较少，因而它并非是不可或缺的住所所在。在自然破坏与政局变化的双重作用之下，希沙姆宫殿最终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只留下遗迹供后人参观。

① Donald Whitcomb, "Jericho Mafjar Project," *2011 - 2012 Annual Report*,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Chicago University, 2012, p. 87.

② Laakov Karcz, Uri Kafri, "Studies in Archeoseismicity of Israel: Hisham's Palace, Jericho," *Israel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s*, Vol. 30, No. 1, 1981, p. 13.

③ Donald Whitcomb, "Jericho Mafjar Project," *2011 - 2012 Annual Report*,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Chicago University, 2012, p. 83.

④ 2011年，考古发现北区葡萄酒作坊的东南角墙体被完全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阿拔斯时期的建筑。Donald Whitcomb, "Jericho Mafjar Project," *2011 - 2012 Annual Report*,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Chicago University, 2012, pp. 87 - 88.

⑤ Laakov Karcz, Uri Kafri, "Studies in Archeoseismicity of Israel: Hisham's Palace, Jericho," *Israel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s*, Vol. 30, No. 1, 1981, p. 22.

⑥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336页。



## 二 波斯、罗马 - 拜占庭和科普特文明元素的具象表现

希沙姆宫殿是倭马亚王朝的诸多遗址之一，被风沙掩埋千年，无碍其精致华美。建筑、装饰和马赛克图案恰恰是描绘文明交往的笔墨，是不同文明元素的重要载体，同时也展现了阿拉伯 - 伊斯兰文明在形成中由挪用、模仿到自觉吸收、灵活运用的发展进程。因此，在室内装饰、建筑和雕塑等方面，希沙姆宫殿包含有典型的波斯文明、罗马 - 拜占庭文明和科普特文明元素，并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 (一) 灰泥装饰中的波斯艺术元素

首先，从装饰原料的选择来看，希沙姆宫殿大量使用灰泥装饰。波斯文明有使用灰泥为雕刻、装饰材料传统，如公元前 700 年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的浮雕《城市围攻》<sup>①</sup>，以及帕提亚王国时期的塞琉西亚。萨珊王朝时期的苏萨、波斯波利斯和泰西封等多处宫殿遗址中出土的精美灰泥装饰品。大叙利亚地区有悠久的石雕工艺，但希沙姆宫殿遗址中的石雕作品十分稀少<sup>②</sup>，绝大多数为灰泥材质。灰泥装饰不仅面积大，覆盖墙面、门窗周围、墙面连接处和建筑结构连接处等多个部位，而且形式多样，动物像、人像、植物纹样和几何纹样等图案均有出现。整体而言，希沙姆宫殿灰泥装饰的布局与波斯风格相似，并不是均衡分布在建筑的各部分，而是集中于重要的房间和建筑结构中，给人以密集、繁复的视觉感受。<sup>③</sup>

其次，从装饰技法上看，希沙姆宫殿灵活运用了波斯文明的灰泥装饰技术。灰泥装饰有三种传统技法，分别是运用模具塑造连续重复图案的模

① 该浮雕现珍藏于巴黎罗浮宫。潘福、方振宇：《美索不达米亚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 55 页。

② 希沙姆遗址曾出土一件罗马时代的大理石雕像。其大理石的材质与遗址中其他的石膏塑像迥异，因此不是宫殿中的装饰，而是工匠们创作的模板。G. S. Merker, "A statuette of Minerva in the Rockefeller Museum, Jerusalem," *Eretz-Israel*, Vol. 19, 1987, pp. 15 - 20.

③ Rina Talgam, *The Stylistic Origins of Umayyad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p. 55.

制技术<sup>①</sup>，用于大幅图像塑形的模印贴花技术<sup>②</sup>，以及在湿软灰泥表面直接雕刻、重视细节刻画与光影效果的墙面雕刻技术<sup>③</sup>。以上三种技术在希沙姆宫殿遗址中均有体现，并依建筑结构的不同而各有侧重：墙面装饰的马匹、柱头的阿特拉斯<sup>④</sup>人像和格子窗等大幅图案体现了模印贴花技术，各装饰版块的连接处和柱基、墙裙、墙角、门框等处的连接图案多运用模制技术，人物、动物的圆雕、浮雕和不规则墙面的灰泥装饰则多出自墙面雕刻技术。

最后，从装饰的图像元素上看，希沙姆宫殿吸收了诸多来自波斯文明的装饰元素。如会客大厅马赛克地板中频频出现的小刀、果实和植物藤蔓的组合图案，皆是源自波斯的意象符号，意为献给统治者的贡物。<sup>⑤</sup>此外，身穿波斯长袍的“哈里发立像”、有锯齿形状的城墙开垛口、葡萄和葡萄叶组合纹饰、棕榈叶纹饰、有翼马、屈肢伏跪的绵羊、各种花卉图案和几何图案等都是典型的波斯风格。<sup>⑥</sup>

## （二）建筑设计中的罗马-拜占庭艺术元素

首先，希沙姆宫殿的整体建筑风格受到罗马-拜占庭建筑的直接影响。宫殿的整体风格为堡垒式，附有庭院、厚重的外墙和具有防卫功能的瞭望塔。居住区、会客大厅和浴室等主要建筑是矩形结构。此类建筑设计在西亚地区的罗马-拜占庭堡垒建筑中十分普遍。值得注意的是，会客大厅中的11处罗马式半圆形休息间弱化了整体建筑的防御功能，而突出了娱乐、休闲功能。由此说明，希沙姆遗址是对罗马-拜占庭堡垒式建筑借鉴和再创造的成果，是一处具有军事功能的宫殿建筑。

- 
- ① 这一技术的优点是对于花草纹饰没有数量限制，可以任意排列组合，但是不能完美适应不规则的装饰表面和不规则的墙面尺寸。
  - ② 事先设计好大幅模型，模印并雕刻成型之后黏合在墙面上。这样的图案细节精致且立体感强，一般适用于大幅、非连续图案的灰泥装饰。
  - ③ 事先在墙面上涂抹数层由石灰（lime）和石膏（gypsum）混合而成的灰泥（stucco），并对最表面一层灰泥打磨平整。随后，工匠们在墙面绘制图案，再使用尖头的工具直接雕刻。
  - ④ 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大力士，被宙斯惩罚用双肩支撑天空。因此，通常以负重的男性形象出现。
  - ⑤ Rina Talgam, *The Stylistic Origins of Umayyad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p. 78.
  - ⑥ Rina Talgam, *The Stylistic Origins of Umayyad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p. 52.

其次,希沙姆宫殿大量运用罗马-拜占庭建筑的拱顶、穹顶结构。希沙姆宫殿中的筒形拱顶演变为长长的廊道,起到连接作用。交叉拱顶则由交叉的四道扶壁形成向上凸起的天棚,使建筑空间更为开放,且利于室内采光。浴室大厅采用形似帐篷圆顶的穹顶结构。穹隅将建筑的主要受力处从墙面移至墙柱,可承受更多来自顶部的压力,并且令建筑的垂直空间更为开阔。穹隅上有鼓形座,再向上是半球形的巨大穹顶。希沙姆宫殿的交叉拱顶和圆顶鼓壁开有天窗和换气孔,可以使得日光将室内照亮,从而向宾客展示装饰华丽的廊柱和马赛克地板。<sup>①</sup>

此外,在希沙姆宫殿其他建筑结构中也有明显的罗马-拜占庭建筑元素。如希沙姆宫殿仿照罗马浴室,在会客大厅南面建有一处长20米、深1.5米的游泳池,<sup>②</sup>有“狮子捕猎羚羊”马赛克的热浴室,以及一处哈里发私人地下浴室<sup>③</sup>。而且,罗马-拜占庭式的柱头装饰备受青睐,除浴室入口处的柱头是阿特拉斯像外,其余皆为仿制的爱奥尼亚式柱头和科林斯式柱头。<sup>④</sup>

### (三) 侧柱和人像装饰花纹中的科普特艺术元素

首先,具有对称性特征的带状装饰是科普特装饰风格的特色之一,这种带状装饰多是由两股植物纹延伸、交织而成。希沙姆宫殿壁龛两侧细柱上的螺旋纹、交叉植物纹、之字纹和垂直凹槽,壁龛顶部的月桂树叶花冠和向上、向两侧延伸的藤蔓,以及其他部位出现的成对带状纹饰等,都是科普特人常用的装饰元素。<sup>⑤</sup>希沙姆宫殿中还出现了以葡萄藤纹环绕的大幅图案,或者是以卷叶纹围绕的小型图案——以中心对称为主要特点,与科

① Yuka Kawasaki, Yuuka Nakamura, Aya Yamaguchi, Shigeyouki Okazaki, "Study of the Thermal Bath within Hisham's Palace by Utilizing a Reconstructed Model and a Simulation of the Internal Space," *Archi-Cultural Interactions through the Silk Road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Nishinomiya: Mukogawa Women's University, 2016, pp. 17-20.

② Hamdan Taha, Donald Whitcomb, *The Mosaics of Khirbet el-Mafjar: Hisham's Palace*, Ramallah: Palestinian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and Culture Heritage, 2014, p. 20.

③ 这个地下浴室位于居住区庭院的西面,有排水口、马赛克覆盖的长椅和马赛克地面,并涂抹了防水灰泥。Hamdan Taha, Donald Whitcomb, *The Mosaics of Khirbet el-Mafjar: Hisham's Palace*, Ramallah: Palestinian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and Culture Heritage, 2014, p. 26.

④ Rina Talgam, *The Stylistic Origins of Umayyad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p. 85.

⑤ Rina Talgam, *The Stylistic Origins of Umayyad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pp. 59, 102, 103.

普特图案的对称性相似。而且，这些装饰物的雕刻风格与科普特风格类似，都是通过细致的雕琢，交替运用深浅浮雕，凸显出装饰花纹和背景的高低、明暗对比，营造出图案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其次，科普特的人像特征也很明显。科普特人像有程式化的整齐发型，低前额、黑眼线、小嘴巴、宽脸颊和长下巴的面部特征，佩戴花环或沉重的金属颈饰、臂饰，以及装饰性的衣服褶层并突出大头小身的比例。<sup>①</sup> 希沙姆宫殿出土的大部分人像都具备以上特征。例如，会客大厅出土的一尊半裸的女性雕塑有一头浓密卷曲的黑发，戴有耳饰，大眼弯眉，嘴角含笑，眼线浓重，身材健美，上身赤裸，下身一袭半身长裙。另外一尊出土女像也是半裸身体，体态丰满，佩戴臂饰和月牙形的金属颈饰，细腰，宽骨盆，下身着贴身、有褶层装饰的裙子。<sup>②</sup> 不过，相较于典型的科普特雕像，希沙姆宫殿人像稍瘦一些，弱化了体态的沉重感。

阿拉伯人广泛吸收了各文明的诸多元素并将之运用在希沙姆宫殿中。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长期的接触、学习和实践，才得以实现的。此前的沙漠宫殿都以某一种文明的建筑和装饰为参考，而体现出单一的艺术风格。相比而言，希沙姆宫殿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博采众长、重点突出，吸收各个文明成果，充分体现了文明交往的开放性和多样性。

### 三 糅合各文明元素的再创造

“不吐故纳新，不因时因势地变革、更新、创造、发展，便不可能有传承至今的伟大文明。”<sup>③</sup> 哈里发征召各地工匠，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宫殿和清真寺，主动吸收其他文明的技艺、象征图案和观念，以显示自身的合法性。形成中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周边文明的借鉴和吸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借用、同化和转用的过程中实现由自发到自觉，由简单挪用到主动融合的转变，并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伊斯兰建筑和装饰风格。

① Rina Talgam, *The Stylistic Origins of Umayyad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p. 105.

② Robert Hillenbrand, "La Dolce Vita in Early Islamic Syria: The Evidence of Later Umayyad Palaces," *Art History*, Vol. 5, No. 1, 1982, p. 18.

③ 阮炜：《文明的表现——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导言，第4页。

## (一) 艺术元素的有机融合

文明交往的深刻价值不在于元素的累计相加,而在于内化与再创造。希沙姆宫殿是周边文明元素的汇集之所。不同于阿克萨清真寺和大马士革清真寺等对前代建筑结构的直接挪用,希沙姆宫殿中的建筑结构和装饰等均是公元8世纪初期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它们做到了将之内化并灵活运用。该宫殿的建筑和装饰中有不同文明元素有机结合的明显印记,在同一模块的装饰或雕塑中展现不同文明风格。此类实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马赛克、雕塑和灰泥装饰。

### 1. 马赛克

马赛克是希沙姆宫殿的主要地面装饰,是对拜占庭艺术的传承,其内容表现出叙事性与非叙事性的有机结合。罗马和拜占庭的马赛克图案具有极强的叙事性,大多数内容为人物和事件,只有少部分是自然景观。然而,希沙姆宫殿的马赛克图案从整体风格上表现出很强的非叙事性特征,如会客大厅的马赛克以排列有序的几何图案和装饰图案为主,大面积使用地毯式样的图案。热浴室平台上的“狮子捕猎羚羊”完全采用地毯式设计,最外层的绳纹缠绕延伸,十分形象地模拟了毛毯的穗边和锁边。<sup>①</sup>这种设计风格是罗马-拜占庭马赛克艺术所没有的。而且,希沙姆宫殿的马赛克图案还融合了波斯元素和科普特元素,前者如小刀、果实和植物藤蔓的组合图案,后者如两条相互缠绕的带状和之字形带状组成的长花边。位于热浴室的“狮子捕猎羚羊”是唯一具有明确主题的马赛克装饰。值得注意的是,这幅狩猎主题的马赛克虽不是希沙姆宫殿的首创,却有较之以往更高超的表现技巧,是罗马-拜占庭文明的艺术表现形式与其他文明意象符号完美结合的典型。

### 2. 雕塑

希沙姆宫殿遗址出土的雕像较多,主要分为人物像和动物像。文明元素的融合在此处的表现主要有两点,即雕塑的材质和风格。

在前伊斯兰时代,巴勒斯坦有高超的石雕工艺,出土的灰泥雕像极少。直至倭马亚王朝,此地才骤然出现大量灰泥雕塑,并且多集中在清真寺和

<sup>①</sup> Hamdan Taha, Donald Whitcomb, *The Mosaics of Khirbet el-Mafjar: Hisham's Palace*, Ramallah: Palestinian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and Culture Heritage, 2014, p. 115.

宫殿遗址中。因此，就艺术传承而言，巴勒斯坦自主产生以灰泥为主要装饰艺术风格的可能性很小，应借鉴于波斯文明，即以波斯的雕塑材质为载体，表现出不同文明的雕塑风格。少女头像与花朵的组合图案<sup>①</sup>在希沙姆宫殿中十分特殊，少女头像的面部特征和雕刻技法来自罗马-拜占庭艺术，但是六个少女头像与茛苕叶组合的圆形图案则是典型的波斯风格。会客大厅“哈里发立像”的面部特征具有科普特风格，浓眉大眼，宽脸颊下巴，整体风格呆板，然而它身着波斯长袍，身居高处、受人膜拜的设计理念也来自波斯的王权观念。

### 3. 灰泥装饰

希沙姆宫殿的建筑装饰以灰泥装饰为主。与马赛克艺术相似，经过长期且自觉地吸收与融合，希沙姆宫殿的灰泥装饰完成了从模仿到创新的蜕变。

首先，灰泥装饰在细节处的灵活变化。遗址中出土的灰泥格子窗<sup>②</sup>是模制技术和墙面雕刻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最显著的特征是透雕，通风透光且具有装饰性。灰泥格子窗源自波斯艺术，曾经流传至前伊斯兰时代拜占庭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sup>③</sup>但受到当地成熟的石雕工艺的排挤。直至倭马亚王朝，各文明在此交汇，不同艺术元素和工艺相互借鉴，灰泥格子窗才凸显出制作便捷、设计巧妙的优势。波斯艺术善用圆形的装饰图案，如城墙垛口下方一般会有模制粘贴的圆形浮雕。希沙姆宫殿垛口下也有这样的装饰，但是这些图案是手工雕刻而成的，图案中间的圆形凹槽也被替换为玫瑰图案。<sup>④</sup>

其次，前述的三类灰泥装饰技术在希沙姆宫殿中都有运用，以墙面雕刻技术的使用最为普遍和灵活。波斯工匠们多运用模印贴花和模制技术，只有少数情况下在墙面上直接雕刻，且以浅浮雕为主。然而，从希沙姆宫殿中出土的装饰多由手工雕刻而成，模制技术的使用有限，模印贴花也仅

① Hamdan Taha, Donald Whitcomb, *The Mosaics of Khirbet el-Mafjar: Hisham's Palace*, Ramallah: Palestinian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and Culture Heritage, 2014, p. 14.

② R. W. Hamilton, "Carved Plaster in Umayyad Architecture," *Iraq*, Vol. 15, No. 1, 1953, p. 44. 灰泥格子窗在公元 705 ~ 715 马利克一世时代的埃及明雅遗址 (Khirbet al-Minya) 中第一次出现，材质是纯石膏，这实际上是前伊斯兰时代叙利亚-巴勒斯坦使用原始材料的传统。而在萨珊王朝和倭马亚王朝后期广泛流行的石膏，是一种混合的灰泥。

③ Rina Talgam, *The Stylistic Origins of Umayyad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p. 53.

④ Rina Talgam, *The Stylistic Origins of Umayyad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p. 56.

用于大幅图案。虽然手工雕刻较之于另两种技术而言工时稍长，但对于训练有素且擅长石雕的当地工匠而言显然构不成阻碍，甚至会因材质问题而更加得心应手。灰泥的材质细腻，利于艺术家的随性发挥和创作：图案间隔更为紧凑，组合样式增多，包括棕榈叶、玫瑰枝、葡萄纹、几何图形、花卉图案、带状图案、动物和人物造型等，糅合以模制的连续带状卷草纹，技术性和艺术感都大大提升。在扶壁和穹顶部位最为明显，装饰花纹可随势延展，不仅能覆盖不规则形状的墙面，而且辅以深浅浮雕技法，通过光影效果凸显层次感和立体感，展现出自由、舒展的动感和生命力。

因此，参与修建希沙姆宫殿的工匠们将各种元素借鉴于此，不仅延续了原有文明的艺术成果，而且在自觉吸收之后进行再创造，将不同的材质、技法和图样相结合，使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吸引力较之参考原型更加略胜一筹。

## (二) 观念的吸收

希沙姆宫殿是一处建筑遗址，但是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多元化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在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交流。“建筑一般只能用外在环境中的东西去暗示移植到它里面去的意义。”<sup>①</sup>希沙姆宫殿沿用各文明艺术形式的象征内涵，借以体现更为深层的思想观念——奢靡的生活作风，以及日渐巩固的王权观念和唯吾独尊心态。

### 1. 奢侈的城堡生活

出于对沙漠生活的缅怀和拉拢游牧部落的政治需求，不仅哈里发们热衷于修建沙漠宫殿，而且王室成员和各省总督也可以修建自用的行宫。倭马亚王朝时期的类似建筑有叙利亚沙漠中的绿圆顶宫(al-Khadra)和海耶尔行宫(亦称东宫)，约旦的荣誉宫(Muwaqqar)、堡宫(Qusayr ‘Amra)、蓝宫(al-Azraq)和冬宫(al-Mushatta)，以及20世纪考古发现的哈拉纳遗址(Qasr al-Kharanah)和穆哈伊特遗址(Kirbet al-Mukhayyat)等，位于巴勒斯坦杰里科的希沙姆宫殿亦在其列。相比于先知时代和四大哈里发时期，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的生活经历了由俭入奢的巨大转变，装饰华丽的宫殿、广袤的田产直接体现了皇室的享乐之风，而且从侧面反映了走出沙漠的阿拉伯人生活方式的转变。

①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30页。

首先，宫殿的内部豪华装饰是哈里发骄奢生活的直接体现。宫殿是世俗生活的场所，随处可见的舞者雕塑和自由延伸的立体化灰泥装饰，以及舒适的浴室和泳池，无不具有刺激性特征<sup>①</sup>，即通过感官刺激，强化观者对宫殿生活的奢靡、恣意和舒适的体验。除灰泥装饰外，希沙姆宫殿遗址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其精巧、华丽的巨幅马赛克<sup>②</sup>，包括会客大厅的马赛克和热浴室的“狮子捕猎羚羊”马赛克，色彩艳丽，设计巧妙，制作精良，堪称同类中的精品。

会客大厅的马赛克是迄今为止本地区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古代马赛克装饰地板，总面积约 820 平方米<sup>③</sup>。这一巨幅马赛克图案可以划分为 38 个不同的区块，并与建筑物的顶部结构一一对应：位于正中、设计最华丽的图案对应大厅穹顶，稍小的圆形区块对应拱顶，半圆形区块对应 11 个半圆形的休息室，矩形区块则对应廊柱和过道。会客大厅的马赛克通过复杂精巧的几何设计，体现出整体的非叙事性特征。与之相反，热浴室的“狮子捕猎羚羊”<sup>④</sup> 马赛克则是典型的叙事性图案，处在热浴室高出地面约 50 厘米的平台上，整体为马蹄形。图案中央是一株果树，左侧是两只正在吃草的羚羊，右侧则有一头雄狮正在捕食第三只羚羊。这幅马赛克图案细节的表现力突出，足以窥见工匠高超的技艺。而且，工匠们运用各色天然矿石和来自埃及的有色玻璃片<sup>⑤</sup>，巧妙运用同一色系不同明度的材料再现空间

- 
- ① 有关“空间场所的刺激性特征”，[英] 布莱恩·劳森：《空间的语言》，杨青娟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第 23 页。
- ② 马赛克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欧洲、小亚和近东广为流传。材料可以是小块鹅卵石、小石子、贝壳、陶瓷片或玻璃等其他材料。工匠们将各类材料制成四边形、三角形或不规则形状，依次拼接在事先画好的图案上。现已知最早的马赛克在土耳其的戈尔迪翁（Gordion）出土，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 8 世纪，是一小块由黑白两色的小石子铺就的马赛克，并没有明显的图案设计。[英] 弗雷德·S. 克莱纳等编著《加德纳世界艺术史》，诸迪、周青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第 314 页。
- ③ 2016 年，这幅马赛克图案经过修整，已向游客展出。《巴勒斯坦展示古代宫殿遗址中发现的罕见马赛克地板》，中国文物网，2016 年 10 月 24 日，<http://www.wenwuchina.com/article/201643/280225.html>。
- ④ 也有学者将这幅马赛克图案命名为“生命树”。Hamdan Taha, Donald Whitcomb, *The Mosaics of Khirbet el-Mafjar: Hisham's Palace*, Ramallah: Palestinian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and Culture Heritage, 2014, p. 115.
- ⑤ 有些玻璃片后贴有金箔，用来增加色彩亮度。Sara Fiorentino, Tania Chinni, Enrico Cirelli, Rossella Arletti, Sonia Conte, Mariangela Vandini, “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the Byzantine-Islamic Transition: Umayyad Glass Tesserae and Vessels from the Qasr of Khirbet al-Mafjar,”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Vol. 10, No. 1, 2018, p. 21.



的层次感,使图案产生立体效果。工匠们对羚羊和狮子的四肢、前胸和腹部的色彩也做了同样的处理,突出了肌肉的健美感。色彩与动作刻画的完美结合,展现出狮子的野性力量和羚羊的柔弱与挣扎,为整体画面增加了动感。

其次,恢宏的宫殿和潺潺的流水,加上充足的物资供应,使希沙姆宫殿可以满足哈里发的享乐欲望。宫殿热浴室以北的区域是其附属地产,为宫殿的日常运作和物资需求提供了保障。紧靠热浴室的库房专为浴室存储燃料,距离不远是一处由白色马赛克铺地的葡萄酒作坊。<sup>①</sup>作坊的出现说明,这里曾有集约化的农业活动。北区多是建筑遗址,其中一处烧毁的商铺中出土了5具羊骨,因此说明此处不仅有居民区,而且还有商铺。一片围栏圈地向东延伸约3公里,并且有完善的灌溉系统。在北区的发掘工作至今仍在进行,但已有的发现为希沙姆遗址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是一个农业庄园,为希沙姆王宫提供经济支撑。<sup>②</sup>

## 2. 希沙姆宫殿装饰设计与哈里发的权威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认为,“建筑是一种姿态”,当然“不一定人类的一切有目的的活动都是姿态。按照一种预期的建筑形式设计的建筑也不一定是”<sup>③</sup>。不过,从现阶段出土的文物看,参与修建希沙姆宫殿的工匠深谙象征之意和建筑空间设计之道,以建筑和室内装饰的有意设计体现掌权者的姿态和权力独尊的观念。宫殿中最具象征性的设计有两处:其一是哈里发立人像,其二是坐狮像和马赛克图案中正在狩猎的狮子。

会客大厅东门正上方壁龛中有一尊男性立人像,高约1.27米,长下巴,短卷发,蓄长须,左手执弯刀,脚踏两只半蹲的雄狮。学者们普遍认为这尊人像是哈里发的雕像,主要基于两点理由。首先,此像的风格与宫中其他人像迥然不同。希沙姆宫殿迄今出土的人像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披坚执锐的士兵,第二类是壁龛中半裸的舞者,第三类是柱头处半裸的阿

① Donald Whitcomb, Hamdan Taha, “Khirbet al-Mafjar and Its Place in th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of Palestine,” *Journal of Eastern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and Heritage Studies*, Vol. 1, No. 1, 2013, p. 62.

② Donald Whitcomb, Hamdan Taha, “Khirbet al-Mafjar and Its Place in th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of Palestine,” *Journal of Eastern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and Heritage Studies*, Vol. 1, No. 1, 2013, p. 62.

③ [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黄正东、唐少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第60页。

特拉斯像。而这尊男性立像身穿华服，仪态端庄，且处于入口处正上方，应是一位高权重者的雕像。其次，这尊立像受波斯国王立像的影响明显。如沙普尔古城遗址出土的国王立像和塔基布斯坦（Taq-i-Bustan）的一处卑路斯国王（Peroz）浮雕，<sup>①</sup>在形象上与希沙姆宫殿的这尊立像相似，均身穿长及小腿的长袍，有缃边装饰，左衽，左手执刀，束腰带，下身穿宽松的裤子。而且，无论是在波斯帝国还是在萨珊帝国，为国王塑像都很流行。因此，这尊立像所反映的权威观念也承袭自波斯悠久的王权传统。学者们将这尊立像称为“哈里发立像”，名副其实。

雄狮的形象在希沙姆宫殿中有两处：一处为哈里发立人像脚下的两尊坐狮像，另一处为马赛克图案中正在捕杀羚羊的雄狮。以狮子象征王权和强权的观念由来已久。巴比伦王朝时期的浮雕中有以狮子、人、鹰混合而成的神兽。<sup>②</sup>亚述帝国也有融合人头、狮身、鹰翼、狮爪或牛蹄的神兽雕塑。<sup>③</sup>在波斯波利斯、苏萨和泰西封等波斯古城遗址中出土的雕像、浮雕、饰品和摆件中，以狮子象征尊贵和权力的案例亦不胜枚举。可见，倭马亚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带带有以雄狮为王权象征的艺术传统，希沙姆宫殿出现的类似艺术品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

此外，希沙姆宫殿也通过空间的划分体现哈里发的威望和独特性，并充分运用空间位置的高低强化等级秩序，表达对权威和力量的崇敬。

会客大厅通向热浴室的廊柱上共有四尊阿特拉斯人像，位于扶壁与穹隅的连接处。塑像装饰十分朴素，只在腰胯部有遮盖，身体的其他部位都裸露着，没有任何饰物。这些人像一条腿伸直脚踩柱头凸出的棱角，另一条腿微曲放在拱臂上，双臂高抬，似乎在托举着穹顶。<sup>④</sup>古典时代的绘画和

① Roman Ghirshman, *Persian Art*, translated by Stuart Gilbert, James Emmons, New York: Golden Press, pp. 166, 192.

② 《兹姆瑞—利姆的授权仪式（局部）》，叙利亚马里古城遗址出土，年代为公元前1775～公元前1760年，属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美〕弗雷德·S. 克莱纳编著《加德纳世界艺术史》，诸迪、周青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第31页。

③ 潘播、方振宁：《美索不达米亚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133页。

④ 汉娜·塔拉甘（Hana Taragan）的观点更有借鉴意义，认为它们是希腊阿特拉斯像的变形。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若是舞蹈动作，塑像微曲的一条腿完全可以作悬空处理，但这条腿却与拱臂上的灰泥装饰重叠，因此双脚都有支撑点，且双臂高抬与鼓壁的一圈带状花纹相接。所以，它们是在吃力负重并尽力维持平衡。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大力士，被宙斯惩罚用双肩支撑天空。Hana Taragan, "Atlas Transformed Interpreting the 'Supporting' Figures in the Umayyad Palace at Khirbat al-Mafjar," *East and West*, Vol. 53, No. 1, 2003, p. 13.

雕塑作品一般将阿特拉斯描绘成体格健壮、负重吃力的巨人，是典型的赎罪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阿特拉斯的形象演变为智者和指引者。<sup>①</sup> 希沙姆宫殿的阿特拉斯像吸取了这一象征含义，同时也起到分隔空间的作用。首先，阿特拉斯本是人间与天空的分隔者，可将宫殿的垂直空间一分为二，即阿特拉斯脚下奢侈的世俗世界和其上穹顶象征的神圣空间。观察者的视线被柱子上精美的灰泥装饰引导向上延伸，越过阿特拉斯像看到头上巨大明亮的穹顶，在赞叹精巧设计和华丽装饰之余，心生对哈里发权威的叹服与敬畏。其次，它们仅仅出现在由会客大厅通向热浴室的柱头上，将水平空间分隔为两部分——开阔的大厅和稍显私密的浴室。它们将热浴室划为哈里发的专属空间，突出了后者的独特性和威望。因此，这四尊像已然具有更加强烈的象征意义：神圣和权威的指引者、普罗大众和哈里发的分隔者。

希沙姆宫殿建筑空间的设计，也体现出了等级顺序。居住区建筑共有两层。第二层是哈里发及其家人的住处，有马赛克地板、彩色壁画和镂空的灰泥格子窗。反观一层的仆从房间，则灰暗简陋，乏善可陈。热浴室的“狮子捕猎羚羊”马赛克高出地面约50厘米，一方面将哈里发独立于众人之外；另一方面也增高了哈里发的空间位置，暗示他可以像狮子那样咬断违令者的喉咙。会客大厅门拱上的雕像可称为等级顺序的典型。门拱上方的两尊绵羊像身躯健壮沉重，四肢蜷缩身下，抬头仰视，表现出一副温驯顺从的姿态。<sup>②</sup> 本为百兽之王的雄狮匍匐于人的脚下，以示万物臣服。“哈里发立像”位于拱门正上方，是最高一级的统治者，事实上体现哈里发的权力来源——作为安拉在大地上的代理人管理世界。

## 结 语

倭马亚王朝国存在不足百年，但在欧亚文明交往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

① 按照阿忒纳乌斯 (Athenaeus) 的描述，公元前3世纪，埃及托勒密二世曾向锡腊库扎城邦 (Dorian Syracuse) 的西罗二世 (Hiero) 赠送一艘大船，阿特拉斯的形象就装饰在船头，寓意指引船只穿过茫茫夜空。公元1世纪，罗马建筑师、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维特鲁维奥 (Vitruvius) 则认为，阿特拉斯支撑天空，因此获得了关于天空的知识，并将其传授给人类，是一位智者和指引者。Hana Taragan, "Atlas Transformed Interpreting the 'Supporting' Figures in the Umayyad Palace at Khirbat al-Mafjar," *East and West*, Vol. 53, No. 1, 2003, p. 13.

② Rina Talgam, *The Stylistic Origins of Umayyad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p. 60.

地位：它上承地中海与近东诸文明，下起兼收并蓄、自成方圆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巴勒斯坦紧靠叙利亚、两河流域和埃及，西邻地中海，水陆交通便利，受到周边文明的影响，是文明发展的高地，也是西亚、北非文明交往的核心区之一。希沙姆宫殿作为倭马亚王朝的艺术结晶，管窥一斑可见公元7~8世纪地中海东岸文明交往的全貌。

首先，倭马亚王朝的艺术是后世阿拉伯—伊斯兰艺术的源头。在征服与统治的过程中，阿拉伯人的对外交往具有多层次、持续性的特点，对周边文明成果的吸收经历了从接触、移植到自觉吸收与再创造的过程。写实性的雕塑未被后世袭用，而花草纹饰、绳纹图样、几何纹饰、穹顶结构和堡垒式的宫殿建筑等却广泛流传下来，并因地域差异而趋于多样化，成为阿拉伯—伊斯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希沙姆宫殿是世俗生活的场所，人物雕像和灰泥雕刻极尽奢华之能事，却仍旧保持着伊斯兰的特征，如会客大厅中没有安拉的雕像，两座清真寺里也没有任何偶像崇拜的痕迹，出土的残片上亦有“安拉的仆人希沙姆”字样。因此，阿拉伯人对已有成熟文明的学习不是简单套用，而是在伊斯兰原则的框架下进行扬弃，体现了文明交往中的选择性和灵活性。最后，耗工费时的沙漠宫殿不只是一处行宫建筑，更具有意识形态的含义，体现了阿拉伯人对各文明成果的吸收由具象事物至内在观念的变化特点。“从荒凉沙漠中走出来的阿拉伯人，受到巍峨的基督教堂和宫殿的感染，决心建筑一些同样的引人注目的皇宫、清真寺和军营，以显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形象和气魄。”<sup>①</sup>哈里发是宗教的捍卫者、民众利益的维护者，也是文化艺术的赞助者。因此，沙漠宫殿的艺术成就是对哈里发政治合法性的确认和巩固，也是哈里发与同时代其他政治势力抗衡的文化手段。

[责任编辑：白胜洁]

---

<sup>①</sup> 纳忠、朱凯、史希同：《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第59页。

## From Hisham Palace in Palestine to See the Civilization Interaction in the Umayyad Era

*Zheng Min, Huang Minxing*

**Abstract:** The Hisham Palace was a desert palace of the Umayyad Caliphate, which was the typical product of long-term exchanges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like those of Roman-Byzantine, Coptic and Islam. The sculpture, plaster decoration and mosaic of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showed various artistic elements in the pattern details and decorative style, which were absorbed in Islamic Civilization as one of the original source for the Arab-Islamic art in the following perio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the desert palace showed that the Umayyad Caliphate was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or the Arab society from nomadic group to settled people. Meanwhile, the great gap between simple and luxuriant interior decoration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palace reflected the rulers' concept of royal power and hierarchical consciousness. On the whole, Hisham Palace embo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level and continuous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and the surroundings in the Umayyad era.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absorbs the fruits of Persian, Roman-Byzantine and Coptic civilizations from concrete things to internal concepts, which with the process from unconscious contact and transplantation to the spontaneous absorption and re-creation.

**Keywords:** Hisham Palace; Khirbet al-Mafjar; Umayyad Dynasty; Civilization Interaction

## Annota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f Manichaeist Manuscript *Xingfuzu Qingdan Ke* from Xiapu

*Gai Jiaze, Yang Fuxue*

**Abstract:** The full text of Manichaeist Manuscript *Xingfuzu Qingdan Ke* from